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王惠民 著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王惠民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 王惠民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3(2016. 12 重印)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5663-9

I. ①敦… II. ①王… III. ①敦煌石窟—佛像—研究
IV. ①K879. 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600 号

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王惠民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殷尧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王荣鑫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26 千
版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5663-9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 (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1897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21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2015 年 10 月

我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最早听说敦煌是在何时,已经毫无印象了。198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从报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施萍婷老师的生活与工作片段,就给施老师写信,要求来敦煌工作,施老师回信说欢迎,于是当年8月即到敦煌研究院报到。见面之后,施老师建议我去考古所,贺世哲老师、段文杰院长都同意。这样当年来的三个大学生,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去了编辑部、陕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杨森去了敦煌遗书研究所,我去了考古所。这是文革后的第二批大学生,第一批大学生是前一年来的川大历史系宁强、重庆师院历史系罗华庆。施老师没有让我去她当所长的敦煌遗书研究所的原因是她担心我一旦走不上正轨,就没有后路了,她认为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可以做敦煌文献研究,而敦煌石窟研究得待在敦煌,一手资料多,容易出成果,进退的余地大些。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蓬勃开展,其中1983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敦煌学学术会议相当于中国第一届敦煌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敦煌学研究里程碑式的盛会,国内大多数敦煌学专家都参加了会议,提交的论文水平很高。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此前后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俗称“五卷本”)、创刊了《敦煌研究》杂志等,并于1984年升级为敦煌研究院,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无论是全国敦煌学的发展、还是敦煌研究院的学术发展,我都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在考古所主要跟贺老师做佛教图像研究，贺老师首先安排我调查水月观音像，记得论文初稿交上去后，贺老师拿出他的笔记本，对我文章的资料进行解释、补充、纠错，原来我做的一切资料调查，贺老师都做过了，他只是像父母看着一二岁孩子在蹒跚学步而已。《敦煌水月观音像》后来发表在《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1996年，中山大学姜伯勤老师念敦煌之情，招我到中山大学读博士，开阔了眼界。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一书未收部分的经变画进行调查。松本荣一没有来过敦煌，他借助欧美藏敦煌图像资料完成名著《敦煌画研究》，其中对西方净土变（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父母恩重经变、牢度叉斗圣变、佛本行经变、涅槃经变、炽盛光佛经变、十王经变、千手千钵文殊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十一面观音经变、不空罽索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等18种经变进行了研究，但还有11种经变没有涉及，这些经变名称在松本荣一之后逐渐弄清楚了，但具体内容如根据哪部译本绘制、主要情节等内容尚未进行调查。我陆续完成了天请问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密严经变、楞伽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十轮经变、孔雀明王经变等经变的调查与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给个副标题“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未收部分”，遗憾的是，未对《敦煌画研究》未收的福田经变、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梵网经变进行考察。另外，对敦煌壁画中的千手千眼观音、一佛五十菩萨、毗那夜迦、尼乾子、十六罗汉、祖师像等图像也有调查。除了壁画图像之外，还写了《〈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初探》《唐东都敬爱寺考》《河西节度副使杨颢之蕃任官职考》《吐蕃长度单位“箭”考》《敦煌龙兴寺等寺院藏三阶教经籍》等一些敦煌史地与文献研究的论文。

学术方法似乎没有要谈的,研究工作无非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是发现新资料、提出新观点,学术标准就这么简单,具体研究中则要方方面面考虑周全,即英语中的“五个 W”(when, where, who, what, why, 时间、地点、人物、内容、原因),道理大家都懂,但实际研究过程中会出现偏差,如唐代敦煌出现从化乡一乡名,多数学者以此认为从化乡是粟特人聚落,但考察唐初敦煌移民和从化乡的人名,就可发现从化乡是粟特人、突厥人等多民族居住区域(《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龙年”题记试释》)。

学术研究主要是勤奋,没有勤奋,一切归零。单有勤奋似乎又是不够的,必须有运气,至少我是这样的,觉得一些论文的形成仿佛在冥冥之中得到神助:

在调查十六罗汉图的时候,我翻检了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资料,发现敦煌遗书中的一些“十六罗汉颂”是莫高窟第 97 窟十六罗汉图的榜题底稿(《敦煌壁画〈十六罗汉图〉榜题校录》);

在还没有《大藏经》电子版的情况下,我将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水月观音经》从《千手千眼观音经》中找出类似文字,从而判定《水月观音经》的内容属于《大悲忏仪》(《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

在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佛教造像碑中有 50 多组成对出现的执鸟外道和持骷髏外道,学术界一致认为持骷髏外道是鹿头梵志,佛经也有记载,但对于执鸟外道却没有从佛经中找到依据,一般称之为婆藪仙,翻检佛经,得知执鸟外道是表示尼乾子执雀问佛生死之事(《执雀外道非婆藪仙辨》);

敦煌藏经洞发现有 10 多幅与虎为伴的行脚僧图,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大谷光瑞带走,壁画上也有一些。因为图像特别,戴密微、秋山光和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没有追溯到其源头。我也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读到《全唐文》所收马支撰《释大方广佛

新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据此将敦煌行脚僧图比定为唐宋时期流行的《李长者(李通玄)事迹画》。敦煌行脚僧图与藏传佛教的达摩多罗像类似，西藏佛教图像中的达摩多罗像也是来源于《李通玄事迹画》，而且还保留了带发的居士形像。当时(1994年)在香港做访问研究的荣新江教授正在帮饶宗颐先生做一期《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向我约稿，遂提交《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蒙饶先生审查通过，发表在该刊6卷4期(1995年)；

在考察天请问经变时，翻阅《敦煌宝藏》找天请问经变榜题底稿，鬼使神差地翻到一件《杂阿舍经》写本，而且还是卷二二，因为此前已经读过《天请问经》，故看完就知道《天请问经》是《杂阿舍经》卷二二中的一部经。《天请问经》卷二二共有28部短经，加上《天请问经》就是29部，原来《天请问经》是求那跋陀罗翻译《杂阿舍经》时漏译，玄奘补译，解决了《天请问经》的来源和大小乘归属问题(《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

敦煌遗书中有三阶教文献29种56件，这些文献是传到敦煌而没有流行、还是曾有流行？为了了解三阶教思想，我准备看一遍三阶教重要经典《十轮经》，通过阅读《十轮经》，意外发现莫高窟第321窟南壁的所谓“法华经变”或“宝雨经变”实际上就是十轮经变，这是《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一文的来历。虽然我自己认为天请问经变研究是我做得最好的一篇论文，但更多人对十轮经变感兴趣，大约这铺经变艺术价值高、“宝雨经变”影响力大的缘故吧。

在工作中另一个乐趣是认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池田温教授、巫鸿教授、韦陀教授、颜娟英教授、李玉珉教授等，他们的学问和人品让我体会到学术的尊严感；而年龄相仿的同行如荣新江、李裕群、魏文斌、暨远志、梅林、汪悦进、潘亮文、金延美等见面有着师兄师弟般亲切，互相提供资料，讨论问题，使我体会到学术

的乐趣。一位同事说：“文章是写给老师和朋友看的。”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每篇文章写好之后就想起这句话，自觉审视自己文章是否对得起老师和朋友。

转眼在敦煌待了 31 年，再过 6 年就要退休了，多少有点感慨：有许多人很聪明，可以自学成才，但我见识有限，学术素养先天不足，回看走过的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常想如果没有敦煌研究院这个平台，没有贺老师、施老师、姜老师的悉心辅导，能发表几十篇论文，有点天方夜谭。在敦煌的岁月，遇到贺老师、施老师、段院长、樊院长这样的好老师、好领导，遇到一大批好同事和国内外的学者，使我的人生不寂寞，感谢敦煌。

2015 年 5 月于兰州

目 录

我与敦煌佛教图像研究	(1)
如来卐字相与如来心相	(1)
一 卐字相	(2)
二 如来心相	(5)
三 早期石窟与《观佛三昧海经》	(10)
鹿头梵志与尼乾子	(15)
一 鹿头梵志	(17)
二 尼乾子	(18)
毗那夜迦像	(35)
一 敦煌早期的毗那夜迦像	(36)
二 唐宋元时期的毗那夜迦像	(43)
三 关于敦煌毗那夜迦几个问题	(52)
一佛五十菩萨图	(56)
一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分布	(56)
二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文献资料	(63)
三 一佛五十菩萨图与瑞像崇拜	(65)
四 一佛五十菩萨图探源	(67)
五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传播	(71)
传法高僧图	(75)
一 祖师传承的由来	(75)

二 祖师传说在中国的流行	(80)
三 石窟中的祖师像	(82)
四 敦煌石窟中的祖师像	(86)
行脚僧图	(93)
一 行脚僧图调查	(94)
二 宝胜如来与宝胜如来信仰	(97)
三 李通玄事迹与《李通玄随虎图》	(105)
四 行脚僧图与西藏佛教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	(111)
五 结论	(115)
十六罗汉图与十六罗汉图榜题底稿	(116)
一 十六罗汉图的出现与敦煌壁画中的十六罗汉图 ..	(117)
二 第 97 窟《十六罗汉图》榜题校录	(121)
三 敦煌壁画《十六罗汉》榜题简析	(134)
《水月观音经》与水月观音像	(139)
一 敦煌本《水月观音经》	(140)
二 水月观音像的流行	(146)
三 敦煌五代宋时期的水月观音像	(151)
四 敦煌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像	(156)
五 敦煌水月观音流行的原因	(159)
地藏图像	(162)
一 地藏信仰的源流与地藏图像的遗存	(162)
二 敦煌地藏图像研究回顾	(183)
三 地藏的形像与地藏图像的分类	(185)
四 敦煌早期的披帽地藏图像资料	(189)
五 唐前期敦煌的地藏像	(209)
六 唐后期敦煌壁画中的地藏图像	(215)